

# 扶桑通史

十六

和書門類		
二七九	九	五
函	號	類
三八	架	冊
二	三	冊

內閣文庫		
二七九	九	五
函	號	類
三八	架	冊
二	三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7995
冊數	23 (10)
函號	150 30

十六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本多大义保傳第三十三

明治十四年購求

卷五十八

本多正信因崎鷹師也弟曰正重兄弟並好謀而勇

親鷹亂叛後酒井忠尚參公後盡救將吏作亂者復

其田樂而以正信正重始首扇勳衆逐出參多聞城

主松永久秀見正信大賞之日參人咸矜勇不知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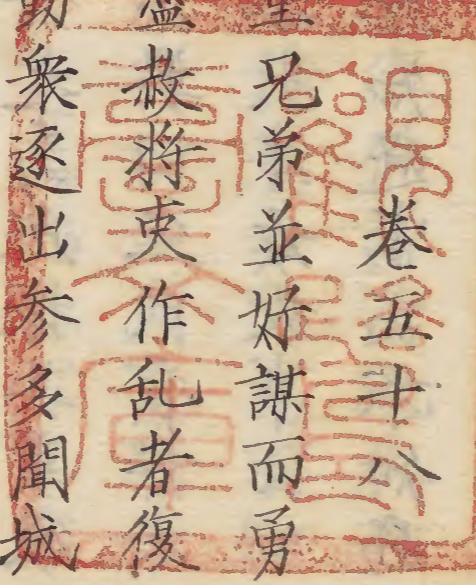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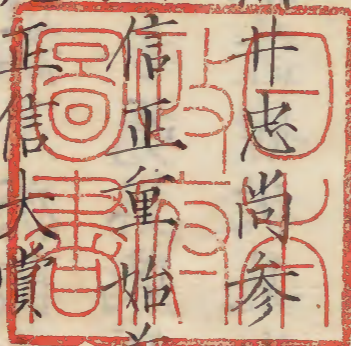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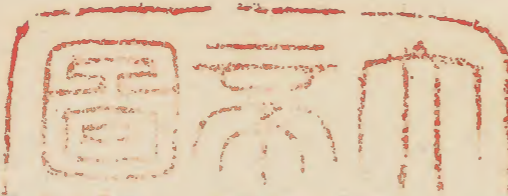
下事唯予不剛不柔所言非允所取也唯公復思用

正信駿府令板倉勝重曰必欲用之臣知其所居請

為公召之於是兄弟復見參公于堀長驅東歸館多

羅尾氏正信使上林氏兵可百餘人燒薪于木津川

上号曰待參公以故姦人皆後不得發既正重去事





織田信忠前田利家蒲生氏卿所如陷陣潰圍著名  
諸侯久之秀吉欲見正信、、至自參詣增田長盛  
、、留与語至夜將出燭面舍人執事者勞之明日  
去歸參竟不止見秀吉、、大奇之曰果如所聞小  
田原平封廳南常居中画筭相得日悅益食二万石  
為佐渡守先時江戸狹隘於是擴廓百度新立正信  
所草定特多秀吉薨三成等害公之為政振其黨欲  
作難正信適獻計如伏見細川忠興曰三成黨謀決  
澱水灌公之第請如大津避其害大津侯故事公、  
乃問正信計策正信曰不可夫忠興知避害而不知避

害之為害大抵物之勢一訕不可復伸諸侯觀我避  
三成大津必去我而適三成今之計莫若陽為不知  
陰為之備三成大害計非公無制諸侯踵門自歸于  
公咸曰必殺之母貽後害正信曰是夫也苦心焦膽  
欲加禍于我因諸侯之同心歸我未能縱其毒今因  
其自歸而誅之固易耳然未有罪惡顯于天下以私  
怨誅之益疑衆心且諸侯所以爭事公者不過畏三  
成之讒已抑已貶已傷已害已也公若誅三成亦各  
為所欲為不宵久俛首事人公願抑其權而從其欲  
殺其死而遺其患諸侯畏亦出報前之怨所重常在



公曰：善免三成奉行遣澤山見茂野長政上秋景  
勝与公脩前好會長束正家增田長盛言加侯將加  
害于公正信曰頃者多流言迷惑莫知所底加侯恐  
不如人言段令若有疾首蹙頞于我而欲共殪之心  
宜掩覆如無知之而示天下以寬無不容諸侯与公  
益堅加侯獨何能為公撫掌大笑曰子者非夫何其  
言之与我相適止不伐加長盛等謀不行而加侯實  
毋成平至三成作亂言公遣歸諸侯井伊直政非之  
公兩用其策引兵南使世子城宇都宮公方慮真田  
昌幸亂信州使世子急西而畏會津兵南下問計正

信：時方滯江戶調軍食使秋元長朝會津因私  
告所善會津兼續以情而托少子政重于兼續曰子  
不聞我公之言乎諸侯雖不出軍佐我無擾我後侯  
我出者雖誅三成不加兵其國三成不敵我公嬰兒  
能知之敗在旬月之間惟君熟計策將安出兼續故  
怨山形背約欲伐之不樂南出見長朝大喜曰走不  
死期不窺關東公乃遣正信宇都宮奉世子伐上田  
既賜書世子會軍于尾濃之間世子引兵西會誅三  
成天下皆歸于德川氏赦強宥若削若徒及封列侯  
宗室功臣咸与正信定之又与内藤正成掌關東租



賦以之天壽主適阪正信語傳姆曰備媵妾以適重  
國之無嗣也夫婦妬媚而亂室家自古無不有也上  
方憂豐公無兄弟主勿得專內之嗣如有所悅雖卑  
進御無得阻隔主不從子之言相聞無隱于上秀賴  
以是与主不相中而多內寵神祖老于駿留正信及  
大久保忠隣輔德祖為知政事如故以正信子上野  
从正純為知政事居駿天下之事咸決父子之手雖  
足利氏時賴之父子之盛不能過也然其為人所愛  
畏有衰日盾日之分上嘗怒郎中伏不能起正信見  
上盛怒為上責數如無容徐數父兄之勞曰而為人

之子不能負荷上必不賞汝上聞之釋然罷正信在  
側雖有過失無見屬吏常深畏盛溫之禍謹慎不以  
貴驕人召增封邑固辭不受臣老不任軍行邑多無  
所用上曰我亦非使君以此養士也欲得甘美養子  
之年曰列侯宗室以臣年老為上所重饋餉臣日無  
虛日何養之不足它日袖壺置諸上前上莞再曰我  
不如也神祖當言事者以上書觀正信曰如此  
何賞神祖曰我非曰所言善也曰言事善也欲以勸  
後正信語正純曰問誰正信作色曰汝何問其人  
而憂其以才地自任正純竟以是敗德祖初正信上



書陳治要七條蓋時宿儒藤原肅所草也德祖善之  
是時諸侯朝見畱江都驕樂無度德祖欲禁之正信  
曰不可天下雖服豐臣氏仍熾未可謂歸于一方今  
之時要在懷諸侯、不遠千里爭趨闕下者非專  
畏威懷德彼各僻處無音樂天眇隼治之好日、思  
樂朝于都畿所欲為也今若束之以法節之以制彼  
將若千里之途倦時月之久快、求便于事非國家  
之福也慶長五年福島正則恃功殺伊奈今成為藝  
矣虐下益甚神祖曰諸侯徇之天下復亂欲下吏驗  
治正信曰不可今諸侯大抵率一体之人也見正則

就因而不知其罪惡日加必將惴、然自危曰非它  
夫以新造之天下臨自危之諸侯期必不安焉正則  
俊何望不俊而後誅之諸侯明知其不可寬雖千歲  
之後何患之有且善、惡、人情無不有也諸侯孰  
復做之正則竟不俊元和初以正信言廢正則江都  
令內藤清成青山忠成能吏也神祖獵見蹄網于野  
聞二子縱使為之大怒曰上厭我亟擾民乎必欲寘  
之死德祖恐不可言因後宮阿茶等請之不解問諸  
正信、曰太上多子而上獨得位者以承順無忤  
也今太上老不可惜二尹而傷其意以不忤得之以



得忤之非孝也臣請為上適見見神祖憮然泣下伏  
請臣願得養老駿府唯上活臣神祖驚問其故曰頃  
者二尹得罪野禽上必欲誅之臣以為能吏也罪不  
至死爭之莫能得二吏必死矣臣惟上為政異于前  
臣老失事一旦有過恐復比二吏唯太上活臣神祖  
即使、赦二子父子雖天性為相弥縫此類也十四  
年酒井忠世以家世青山成重以外戚為知政事十  
七年成瀨正成安藤直次中山信吉以剛強猜辨為  
駿知政事領各公子傳其明年青山成重坐大久保  
長安事免十九年伐阪德祖恐後駕便行正信設守

備令軍曰諸老將奉長孫居守衆十倍于阪諸軍無  
憂妻子督本多忠純松平忠昌立花宗茂立花直次  
前田利孝日根野吉明岡部宣勝藤田信吉菅谷範  
貞秋元長朝秋元泰朝那須由利津金芦田兵居中  
軍後明年父子復從軍正信季子忠純松平忠昌立  
花宗茂立花直次前田利孝日根野吉明秋元泰朝  
菅谷範貞由利津金芦田兵屬于正信忠純戰斬二  
百十七級封榎本侯正信緩帶蒲輿從上後、軍忽  
大擾正信令軍唯進勿顧後勝于前則後自定阪軍  
果敗是年歸致仕正信質樸不飾對上如參時交臂



膝不自疑獵東出晝夜侍坐不去列侯功臣人、自以為得上之意莫已若也然所深與謀議者外而高帝內而正信二人耳二祖之密語只父子在側雖執政不敢與焉臨死語正純曰我者參鄙人也上不知其不肖致位于群臣之右身及二子封侯一于相大臣宗族莫不霑其澤死生無能報也我見前代事君者北條義時因寵蔑君石田三成賣友固息平生每念之至如身負其責若聞我言勿驕人勿凌人無辱人下一等接人則愛于人事君則獲于君若慎諸人我每增封辭不受上常恨之我死必封汝、必勿受

若後我言子孫永受其福初參逐正信忠隣父忠也衣食其妻子贍之見上稱其材可用迨忠隣得罪人咸曰正信陷焉神祖遺令盡駿府之藏與三藩正純藏諸父野百餘万以其餘分與使上不知之因如江都為知政事與高帝護作光陵至父卒併食其邑封宇都宮侯而與同列不相得阪崎貞成拒命下書其家曰上不愁滅其家、丞等喻使自善計阪崎氏之幸也正純不肖署曰若果使如其書如何必以臣殺其君論是失國家之大體速遣兵擒滅不過傷十餘人平生養士何為同列終下其書殺貞成滅其家正



純亦素驕御下不以法守都宮有官騎七十卒二百  
遣使促租騎卒咸曰臣等以軍事隸公錢穀非職正  
純怒分部捕之同日斬之守都宮上如光陵之道也  
正純起館城中復壁鈎天井布蒺藜溝中備非常恐  
工匠告人曲折留中不出其妻子以正純誅之相對  
而泣宮衛將堀利重前為正純見告失官居守都宮  
使人告奧平忠昌母正純起館不出工匠恐有邪謀  
上還自光陵至守都宮後酒井忠世等五人自間道  
夜去松平定綱乘上之輿蔽而行正純不能自明移  
病數月稍起視事意忽々不樂會山形國除上遣正

純與永井直勝發仙臺會津米澤秋田郡須兵叔山  
形使庄內侯適守山形正純將歸報使吏毀東城宅  
遣肥後侯取守都宮伊丹康勝高木家政為使者囚  
正純由利除其邑十八万石与之五万石正純不受  
滅之至千石乃受歲餘使々從諸大澤正純子出羽  
守正勝以乙卯功食万石同父居大澤居十年父子  
咸死尾相正成固與正純交白上留其孫僅三歲養  
之長為駿府副留守名正共初神祖以世子不及関  
原之戰欲易之正純誅正信著世子無過世子聞之  
遺正純書曰公之德唯死便忘安藤直次日世子不



以曖昧之語加顯赫之賞不慊而敗在其得位之日也誣君不忠陷父不孝天地之際無所由立初會津相直江兼續無子男上因正信子政重居會津名為其子對馬守与所妻兼續女相失歸家父之為加相改安房守食五万石榎本侯忠純養其叔子政顯為後政顯有所愛舍人与妾為之妻寬永末將朝江都至栗橋語舍人還榎本操妻來舍人以為奪之刺殺政顯正重壯勇凌人事瀧川氏前田氏復事蒲生氏卿蒙蒲生氏姓為監軍攻岩名氏卿吹螺正重曰螺有神特為勇士作聲氏卿銜之有告正重網鳥于囿

以為輕已發兵圍其宅會江戶使都築秀綱過其門突圍而入与正重共守氏卿恐併傷使者殺復其位見秀行時將吏爭權國將危去如江戶上曰我父不見卿、安在哉待之如初後關原大阪軍敗亡後封相馬侯卒遺命歸地有司子百砲將正貫實長阪重吉子也遷宮大衛將卒子正行卒于大衛將正行子正永歷宮大衛將元祿初為謁者領祠曹封万石高野僧拒命令正永及侍御史高木守養監察柴田康能祭紀和兵捕六百人從築紫海島憲宗以為能迂参政徙封沼田再造孔廟以副監護作為知政事侍



從益封遷世子傳憲宗厭代以知政事造廟楓山後  
二歲病免立妹之子柚原正武、卒從子正矩之  
為奏者從田中卒子正珍為奏者二年領祠曹信宗  
時拜知政事侍從坐郡上侯免元祿以後侍中兼權  
知政事無異能者以功次具位已  
大久保忠隣小田原侯忠世子也神祖為參公時伐  
親鸞從至上曲忠隣年始十歲跪起如成人公異之  
曰此兒行成大器興子之宗可居我側与之共歸岡  
崎為人重寡言戰有勇圍掛川叔父忠佐突倒一  
人顧忠隣曰以為功忠隣曰不煩馳斬一人而還戰

如川本多忠勝部忠隣擊越別將忠隣從十二騎徑  
擊走之久之公知忠隣持重異他將當擊敵留忠隣  
中軍掌旗鼓出望視可擊否忠隣察機縱兵莫不勝  
使適越後掌越後事既越君死還自小牧增之食邑  
遷駿之後二年用為奉行事成決于忠隣無有敗滯  
其所与善陰戒之曰子之視事非不辨也然非大臣  
之体忠隣曰謹承教從是益默、口如不能言者内  
外尤憚之吏嘗在前喧言公止之曰忠隣將至子始  
止於是稱為有文武之畧督五州軍事父據要鎮子  
統樞機宗族之盛莫与為此者天子幸聚樂拜忠隣



為治部大輔秀吉知其用事江戶与之豐臣姓小田  
原平忠世封小田原忠隣封羽生父卒後為小田原  
侯与故所食合七万石置吏治相州拜相摸守名古屋  
屋之役病不能從軍不奉法吏恐得罪相謂曰相侯  
何不來公乃馳馭問病且曰已便來忠隣至号令立  
行無敢犯法明年罷為世子傳如京師関白秀次得  
罪父秀吉事日急以為非神祖莫能免其禍謀公在  
江戶質世子欲使為請夜未明使、戒世子食至則  
留之忠隣曰昧且非饗之時前公之言謂此矣載以  
婦人輿如伏見其日擒秀次秀吉薨忠隣使人陽為

自東方來令曰夫人病篤以世子東歸咸曰白之忠  
隣曰諾已出使人白之慶長五年後世子至宇都宮  
還伐上田幸村拒之伊勢山忠隣与榊原康政直出  
其後幸村棄柴歸于上田遂如大阪是時三成死天  
下咸歸德川氏上以世子不及関原之戰為不肖欲  
廢世子更視有材者立之問諸執政大臣正信欲立  
秀康直政欲立忠吉正信曰立長順也以武威也莫  
若結城侯忠隣曰是孰非上之子亦孰不勇至德量  
無測咸不及世子且其立久人心有繫上願勿易世  
子康政曰善從忠隣之言万世無虞而正信固執前



議不移上將許之忠隣前曰不然方天下未宜宜上  
勇武而不知用也天下已平宜尚德景而欲爰之臣  
愚竊思謬矣唯上熟意臣之言矣莫謂臣居師傅之  
位而以臣黨所好而棄臣之言也人情不能無私無  
不欲使各所其好封大國居膏腴之地是何非繫天  
下万姓也授受大事也臣雖愚且悖豈挾私其間上  
若從臣言天下幸甚上以言切直不憚罷數日復會  
直政等曰前忠隣言是唯忠吉善忠隣守正而不怨  
黜已不立見忠隣與共結交於是正信忠隣同為知  
政事而恐忠隣言前議世子心不自安德祖繼位為

子加賀守忠常取與平信昌女以上之妹之子就其  
家飲樂封之奇西侯賞賜盛厚正信愈益害之欲傾  
之十六年忠常病死憂傷不能視事少間正信喪少  
女言如在朝而曰不以已私廢公事聞者稱其有忠  
而鄙忠隣不能自止忠常豁達能愛人聞病危記者  
相属于路忠常卒子忠任代為奇西侯幼忠隣失勢  
正信黨舉不請出江都者使訊忠常者得罪初忠隣  
徙封高崎辭不行語在神原康政傳後興相氏鑿渠  
自函嶺東過小田原注之海方治長安黨急忠隣前  
與之大久保氏姓慙愧多所避甲人馬場忠時居小



田原怨不善待之亡詣正信告忠隣與其婿安房侯  
謀反正信佯驚曰是非小事上必厚封子待神祖還  
駿教使遮道上變正信曰上近不任忠隣、、不、  
不事、臣不必其不反夫事兩宮得貴任者孰非其  
姻親與其所薦也太上獨不見高師直危足利氏乎  
設令太上千秋萬歲後若一舉趾上孰與立于朝耶  
神祖老多忌諱然正信之言告之德祖、、且驚且  
疑未之信聞神祖怒甚不敢違令忠隣率兵如京師  
治耶蘇黨十九年正月京兆尹執忠隣從友根忠隣  
前嫁石川康通女于山口重政本多康重女于堀利

重不以告於是黜重政利重責忠隣以身相位負天  
下之約從諸友根從叔子右京亮教隆川越季子主  
膳正幸信津輕婿安房侯倉石孫忠任以外親次子  
忠總以後石川氏不坐忠隣與客象戲外間謹言執  
知政事左右執兵將拒忠隣徐召家丞東弓槍送京  
兆府畢戲避朝服待收者井伊直孝代兄為友根侯  
將為白其冤泣曰謂臣無罪揚上之不明于天下矣  
臣不願止使莫言聞神祖厭代剃髮曰侯始余至此  
有此志所以至今者嫌于遁刑也且臣薦人無私不  
漏內事不為可隱之行雖不奉佛足為佛也蓋其意



非樂佛示無復出之意也是年正信卒數年堀利重  
告正純反從由利子孫竟不興於是上召忠隣不出  
寬永五年卒召還二子教隆幸信咸仕至大衛將前  
是召見忠任為加賀守九年封加納侯十六年從封  
赤石慶安元年致祭贈納言明年從唐津毀名古屋  
以其材增唐津嚴宗時為筑紫探題從四位下忠任  
好學篤于行將死謂所子教隆子忠朝曰自常善公  
九世雖臨死亡無貳于國若亦以此傳之子孫使避  
夫人曰男子不死于婦人之手忠朝少侍嚴宗東宮  
遷親衛將襲唐津侯納父所受之地為筑紫探題遷

知政事改封佐倉嚴宗厭代典葬儀起新廟其秋為  
侍從以子忠增為奏者封万石貞享三年自佐倉從  
小田原其地忠世所封私請之上遊其第益与万石  
為十一万三千石後以老免分月典事免署印是時  
忠增領祠曹迂參政元祿元年免納所食万石忠朝  
老代立分新田万石封二弟教寬教信明年元祿十  
二年教寬補宮衛將除給事中忠增進次為知政事  
侍從文宗立典憲陵興作及賜列侯垂書章宗時卒  
子忠郁立德宗時卒子忠數立忠增時富士山燔雨  
沙土三日田卒荒廢至此益貧



教寬以給事中事東宮遷參政封松永侯至德宗立  
三年益增五千石久之有過免于教端見今為侯  
忠隣弟曰忠成從軍大小十九功常為最選為親信  
秀次誅公兼行如伏見忠成步從未嘗有後公竒其  
材力以宮衛從阪之軍司旗中砲死忠成矯拜何人  
為司旗德祖曰我亦欲用之益食邑為校尉歲中擢  
為將与阿倍正之奉使平推葉乱為玄蕃頭遷駿府  
副留守配官騎二十卒五十人被徵為駿府田守增  
食五千石捕得反者由比正雪既乞骸骨与列侯同  
入吊災忠成獨賀命執政問忠成狀對曰上生長深

宮之中婦人之手不知二祖歷艱難成大業閣變故  
忽疾苦忘祖宗之德今天降大災明示警戒御府喪  
夷蛮之琛寢席闕竒瑰之玩知財有時乎盡矣有司  
勉職有其効怠守有其咎知人材有通否矣是蓋祖  
宗之靈所以教上也四世有天下可謂盈矣四海之  
積一朝而盡可謂虧矣虧至失国自古無不有也如  
損積聚為国不足惜也上願奉二祖之教以固太平  
之基雖与天地同期可矣若夫府庫之財倉廩之實  
都市之匠昏吏之職也不足煩上之慮臣惟不可不  
賀上曰善年九十餘卒子孫咸顯仕



史臣曰林信勝稱正信曰於周為太公望於漢為留  
曲逆信勝當時親見君臣遇合之際獨其下虛矣忠  
隣嚴毅守正至死不變其節有王陵之風而補益于  
國過之見前不虞後謀國不顧身繫起于議世子不  
之覺也縱令正信降心協謀不啻其私周邵不足三  
也無報之而受其禍天道也忠成忠隣弟也可謂能  
箴矣

鳥居內藤傳第三十四

卷五十九

鳥居忠吉其先熊野人也初駿君召參公居宮崎遇  
之不善欲得千石之地不與參士躬耕而食不免饑  
寒駿君又以忠吉阿倍定吉為奉行治參忠吉家富  
以私財奉公不使至匱以其餘分與參士不能自給  
者適忠吉如宮崎忠吉與元忠侍于公推墜之堂左  
右將諫忠吉泣曰臣為奉行兼參之政公之所尤重  
而適未言事于前公以臣之故不異臣之子君固非  
尋常之量臣今知之子輩不可奉小節擾大度既公  
歸因崎忠吉迎諸境曰臣老矣常恐一旦填溝壑不



見公歸國不意復奉顏色臣死無恨且臣計錢穀自  
比管庫之士願君用此養士賞功卹農商大者小者  
服參日益強公執手泣曰承子之惠公卿卻參使不  
與參公官忠吉言閔白近衛前久竟得拜官年八十  
餘卒甲破參于御方原公令元忠開門延敵、果大  
怪不攻元忠集敢死之士出擊會大湏賀康高自後  
襲敵、大驚逃後擊甲于長篠攻諏訪原先登此時  
創傷足沒身不能拜跪後攻小山拔高天神斬首十  
九級甲亡後之京師病不能之堺留京師會明智光  
秀弒其君信長聞公輒歸參微服歸參公乃使大久

保忠世定信州元忠定甲州相將氏忠步騎一萬入  
都留大掠元忠及松平清宗水野勝成高力清長三  
宅康貞僅千五百人佯為畏敵登驪山氏忠以為不  
足憂進將入新府元忠邀擊斬首二千六百氏忠僅  
以身免乘勝取岩殿封岩殿二万石參伐上田昌幸  
進至藤森不能進呼子信幸指示元忠陣曰兵當如  
此公行境至岩殿曰如此我無憂使叙從五位下後  
督小笠原信嶺木曾義就等圍小田原別將將拔筑  
井會加侯攻八王子還攻岩槻城中以為元忠良將  
也降之元忠知淺野長政不憚語使者曰我為諸君



言耳臣与人何擇使降于長政公悅曰元忠知之小  
田原平封矢作四万石秀吉薨公將北伐會津留元  
忠伏見令松平家忠内藤家長松平近正佐之元忠  
曰公留臣必死且公為無變乎臣与近正足備盜  
賊固門戶為有變乎雖家忠等十數無益于臣死會  
津強將我雖一人為惜之况二將之衆公聞之泣曰  
如子之言竟不許居佐野綱政阪西城而行後二十  
餘日石田三成連諸侯作難使人綱政元忠出之諸  
將或曰我輩居此坐為虜以衆東下諸侯不伐之公  
之威益振為虜名惡子必聽之元忠大供具飲士卒

曰自列將以下去者去居者居公属元忠以此城元  
忠獨死耳延使者斬之衆見之勇氣十倍元忠剛果  
善斷臨大節不可奪然福不能容是以寡援木下勝  
俊公子信吉舅而兄弟咸不善淀夫人居松丸公謂  
元忠曰變起与勝俊共守賊不攻傷彼元忠以為勝  
俊阪之親也不為我用出之代以綱政守松丸薩侯  
筑侯欲入伏見不聽二侯隨秀家攻伏見十餘日不  
拔甲賀公朝宿邑也其守深尾元長居松丸秀家与  
之書曰吏將法公等家公等攻圍非止穢妻子厚賞  
公等元長鑿牆内兵夜半火作不可拒家忠近正咸



死左右勸元忠死元忠勵聲曰賊未能取我、却助賊自屠乎雖一人生之不遺我君閉門固守門亦燒從者尚二十餘人三出三入疲不能執兵咸自刎死元忠生六十餘戰賜書即反之臣不事二君以是何為賞久不食左右求得進之元忠投之水曰已飽而求人之死乎是以其死也雖廝養無逃者三成以為賢以禮葬焉神祖在小山以為元忠必死畱長子忠政字都宮慶長七年亡死伏見者子倍地封之特元忠以為主帥封忠政岩城十二万石尋益与二万石阪之戰再守江都元和五年圍藝郎出藝侯八年定

山秋移為山秋侯自益為二十二万石民始苦上復從其壻酒井忠勝為庄内侯妹之夫戶沢政盛為新庄侯母之從子松平重忠為上山侯其賦二十六万石咸屬山秋重忠卒以姪土岐賴行代之云寬永中以寒河江与山秋忠政卒子忠恒立忠恒卒有司言忠恒弟為新庄養子季弟忠春在家宜嗣而忠恒請還前与新庄為嗣者為已之後於法不合宜無聽上許之於是山秋亡封忠春高遠三万八千石忠春暴士民四散寬文三年成大阪醫弒之有司議不置後上曰大功之後不遂非所以見天下後世立其子忠



常元祿二年守馬場崎坐尉犯法未解卒封其子忠  
英西海万石忠英賢移封水口請名儒仁齋先生再  
至水口為元忠墓碑自謁者兼祠曹文宗時遷參政  
封壬生三万石德宗初年病卒弟忠利立如光陵以  
忠利為防火使卒子忠孝立延享中為奏者  
鳥居忠廣從大高之役著名以從親鸞徒逐之久之  
公以忠廣勇猛四方多虞宥還之甲君過御方原令  
往觀之歸曰兵精陳整不可伐公作色曰豎子畏甲  
乎過我郊不伐必輕未侵我是不可狃也忠廣曰臣  
所言不可勝者實禍也公所言不可不伐者虛勢也

伐而不克何勢之論公不聽成瀨正賴子正義殺人  
亡及親鸞乱歸參公遇之如初嘗語犯忠廣、義  
不受辱期共死已悔曰爭言死之不忠也期死悔之  
非勇也等之死敵耳正義許諾導尾兵出本阪忠廣  
為監軍二子提首求之相視而笑共走甲軍死甲將  
土屋昌次為忠廣所突墜馬殆死是日參大敗  
内藤家長參人也王父義清事信忠為上野城主父  
清長時尾強侵上野清長亟擊却之清長及從弟正  
成善射尾兵畏不能進以功賜正成食羽角郷家長  
邑愈多於參為大族初贈納言有妾嫁嫁嶋田景信



生信成清長無子取以為子及家長生讓家督而出  
圍掛川創將獲家長犯衆扶去長篠之戰侯騎亟出  
見家長射中數百步之外却去不近參營攻二股一  
箭什二騎城中大駭使問姓名為朝教經之後未  
聞如此人公以其常射傷敵却之賜之松平氏固辭  
不敢當配以故世子騎秀吉將攻小幡獨前衝陣提  
二首而出家長故屬石川數正与之不善攻蟹江數  
正未至以火箭射燒門數正怨其不用已命愬之公  
曰我為子責之召家長陰慰遣之數正益不自安  
至數正亡配以其騎八十小田原之役秀吉望見家

長曰壯士賜袍三十別將降佐倉封佐貫二万石以  
長子政長為大衛將秀吉以為政長數使賜之豐臣  
姓會津之役家長在伏見以火箭射燒敵歸路死者  
甚多已城陷死之公自小山引兵西留政長等宇都  
宮家長死之後二年封政長江戶崎六万石固辭受  
万石与前合三万石安房侯奪封政長會吏民喻以  
上之意毀其城已而伐阪為安房新定留政長  
子忠興怨不得從軍止之不可与騎二十卒百餘人  
遣之神祖曰壯士也還自軍与邑万石明年戰天王  
寺東走森勝永神祖問酒井家次朱甲者誰家次忠



興之親也難未答人或曰某也朱甲上曰否家次之  
屬也心知為忠興益封政長忠興咸万石筑後侯絕  
後令政長以松平忠良岡部長盛往收其國二子者  
筑後侯之親也後又如肥後叔八代會津侯絕嗣忠  
興率已屬戊三春盜賊大起白晝劫人忠興殺百餘  
人乃止元和八年移封岩城寬永九年上曰前從朝  
京師者得進爵而居者不與焉無居者誰從行咸進  
其爵於是政長進從四位下卒忠興代為侯以已邑  
与弟政晴為泉侯方耶蘓父不平上使酒井忠勝堀  
田正盛從已所訪忠興、、固剛不諂罵正盛曰白

面少年不知運然正盛竟不以介于意時人兩稱之  
後置大阪留守令忠興及水野忠胤三歲一更世子  
謁光陵也今市備非常嚴宗時老乞骸骨子恭泰立  
以湯長谷封弟政亮義泰子義英無行家丞松賀正  
元諫不可黜之立次子義孝義泰卒代為侯城自幸  
橋至瀦水費無算義英以為伯兄不得志益驕奢作  
猿舞好姬妾交市井遊人義孝憂之會其室燒無財  
可作室役諸岩城義孝子義稠為侯七年卒無子立  
義英子政樹、、似其父廣購異書招致遊士好事  
不卹士民之乏國租賦半入倡家百姓操錦鑼叩城



門者數十萬得吏甘心為政樹歸罪正元孝興執之  
孝興者政樹季父嗣正元者也士民閔焉信宗時從  
政樹為延岡侯  
泉侯政晴子政親憲宗時為奏者參政卒子政森立  
給事于中移封安中德宗時為奏者子政能見今為  
侯湯長谷侯政亮有所避為遠山氏作嚴陵以政亮  
為防火使鳥羽侯忠勝斬殺奏者尚長政亮執之代  
守廟門臨不能手及曰湯侯之多力如此耶憲宗以  
為能補大衛將遷大阪右副留守益封邑卒無子以  
堀直行子政德為後政德以土方雄賀子政貞為後

復內藤氏今侯政政者其子也

清長養子豐前守信成使適越參越始通還為護軍  
圍掛川參尾入越前江背盟尾君遷引兵反尾使者  
丹羽長重明智光秀在若狹不能與大軍會信成將  
百餘騎驅敵之中迎二子歸甲兵追信成至一言阪  
信成謂忠勝曰甲兵強破參必矣參小一敗不可振  
歸求救于尾忠勝然之且戰且退至于濱松勝賴出  
芝原信成固止公勿戰定甲州以信成亟敗甲相為  
常光寺城主拒秀吉于小牧軍清洲餉之糧秀吉如  
小田原固知信成名召見厚賜之秀吉降蒜山其守



不欲降于圍兵且恐其欺之信成見其守出其衆因  
封蒜山併有故所受沼津地慶長五年信成守掛川  
沼津信成子大衛將信政留衆守蒜山從伐三成  
、敗令信成守岩村信政守沢山明年封駿府五万  
石十一年癸江濃飛衆城長濱移信成侯之十七年  
信成卒信政立分邑与弟親衛將信廣甲寅信政居  
國備北州之變明年守尼崎阪平移封高槻為伏見  
留守毀伏見移為大阪留守信廣以先驅將再從伐  
阪之軍歷宮大衛將大宗時自新衛將遷大阪右副  
雷守封侯居阪七年失侯信廣屬士推名七兵有仇

告七兵陰奉耶蘇下吏夷滅其家徵信廣至江都奪  
侯未及見上遭其家失火上以為不畏罪囚諸會津  
久之赦之信政子信照移封棚倉亦為大阪留守免  
城梅林卒子信良立信良老立信廣孫弑信憲宗時  
移封田中為大阪留守請食阪之側之地許之納田  
中享保三年徵免後二年始封村上卒信良子信輝  
立信輝卒子信興立

義清弟之子正成善射親鷹之乱射殺渡邊弘綱正  
成舅石川知憲將犯公正成抽矢前曰大義滅親我  
何有舅氏射斃之攻五油樓上有善射者參兵不能



進与正成三矢射之射斃二人一人下叩盾求嘗公  
使、謂曰彼欲待矢盡而擊子、姑勿射正成曰臣  
已曉祭之人与楯共仆還自越盜賊結聚不可行正  
成在前擊殺二百餘人賊乃散還自御方原執子弥  
九郎手泣曰事急死免君、左右少年不任罵辱我  
死莫能止之汝為我死之弥九郎乃反戰免君与父  
歸自二股正成病居守先驅至使開門正成叱曰昏  
夜迷衆不去則擊及公至下火見公之面而後開門  
公义立門外歎曰此夫不可詐取也甲圍長篠与酒  
井忠次再燒駿州公逢甲君于芝原欲伐之正成曰

甲尚熾而據險願少退待彼之来處佚奪險与彼易  
道彼必不戰公從之甲君果遁長湫之戰前軍大敗  
或止公勿戰正成高木清秀為護軍曰半進者將之  
驕也半止者衆之疲也望之上下不相救急擊勿失  
公從之破殺其將二子又曰秀吉好衆人之弊早入  
小幡待其衰秀吉見之曰參君不可及小田原之役  
二子復為護軍食邑五千石慶長五年留正成守都  
宮引兵西出正成標擗曰恨不与公一言是行也利  
速戰若或曠日持久捲却生異圖及其引領待公用  
之心捷至岡山之明日戰敗三成天下盡歸德川氏



与木多正信典関東之租賦此後天下無事常語人  
曰夢神見上治泉河々々君謂何盖謂攻阪稍移人  
之意指其深謀遠圖人不及知也如此上遇之尤厚  
自世子七歲時奉為之傳上後思見正成託獵至其  
家厚賜而去慶長七年卒子某為伏見副留守孫圖  
書有罪奪萱間封他孫正重奉其祀

正成弟曰忠政少時以軍功食邑天正初得病家居  
時未有子乞金田清成子之与之其邑清成雄毅有  
材畧与木多正信大父保忠隣青山忠成同預政事  
為修理亮小田原平封當麻為江戸令領百砲將忠

政後生三年忠重政告政次関原之戰忠重從上田  
之軍清成守西城上誅三成歸江戸忠政常侍燕間  
甚密近慶長十一年病卒々後以忠重為世子傳元  
和九年上如京師以忠重為奉行伊賀守与江戸崎  
三歲益封至二万石領親宮衛將太宗親政与牧野  
信成井上政重使如甲州從駿侯高崎後二年從封  
鳥羽改志摩守忠重卒子忠種立為上治勢州之地  
屬司農者明曆灾命起内城卒子忠勝嚴宗葬緣陵  
率兵衛新廟謁者宮津侯典祭儀以爵位輕凌忠種  
々々斬殺之賜死国除



忠重弟政次大宗時以父兄任輔宮衛除尚食迨世子傳式部少輔以從孫正勝為子用為親信憲宗時曆二衛將留守卒于大阪右副留守卒子正安襲父爵封岩村田復為大阪右副留守子正敬今見為侯江都令清成以三成平之年封為勝山侯以忤神祖免官卒子宮衛將清次代為侯併已邑封將父所領百砲兼奏者阪平与酒井忠利青山忠俊為東宮執事、、如今參政為執事一年卒仲弟清政立併已邑為三万石侯立八年卒季弟政勝立娶京兆尹板倉重宗女生子重賴政勝立七年卒上将封其孤重

宗曰兄弟為侯不及十年死不應吉祥使辭受五千石嚴宗時重賴已長歷防火使宮大衛將給事中憲宗時与堀田正英同為世子傳世子薨家居母何為參政封行方侯代土屋政直為大阪留守迁京兆尹卒無子立水野清救、、者守正子妹之子也清救立封高遠為奏者免城東城清救子賴鄉德宗時為奏者上謁光陵叱小来川上備不然卒無子以永井直陳子賴真為後補奏者

史臣曰節莫大乎執義不回忠莫隄乎奉身徇國守莫過乎帥衆趨死元忠留伏見一日不忘喪其元万



夫衆議紛然斷使者之首以絕望生之路非兼三者  
安能哉其終与家長近正等推身鋒刃之末著名竹  
帛忠廣之悔狼蹕之義也弥九郎之死紀信之勇也  
此父而有此子正成可謂忠矣而其臨陣策敵居國  
策遠非人所及也

平樂寺之本體前跡  
卷六十五  
石谷西尾屋代柳生小野傳第三十五  
卷六十五  
植村榮安土岐光信後也自王父時宦參榮安稱為  
出羽守阿倍定吉子正豐弒清康榮安在側立擊殺  
正豐榮安傷其君壯變起倉卒將死從其君地下大  
父保忠俊日子欲死君之事耶今非其時尾以我喪  
君乘我弊子待尾悉兵攻岡崎榮安大呼陷陣躬自  
所殺傷不可勝計尾大敗而去遂謀內嗣子是為贈  
納言父之岩松弥八醉傷納言、創不能起榮安  
適入請事遇諸門執墜堽松平信孝手槍欲刺恐傷

植村神原本多阿倍成瀬渡邊土岐米津村越伊奈  
石谷西尾屋代柳生小野傳第三十五 卷六十五  
植村榮安土岐光信後也自王父時宦參榮安稱為  
出羽守阿倍定吉子正豐弒清康榮安在側立擊殺  
正豐榮安傷其君壯變起倉卒將死從其君地下大  
父保忠俊日子欲死君之事耶今非其時尾以我喪  
君乘我弊子待尾悉兵攻岡崎榮安大呼陷陣躬自  
所殺傷不可勝計尾大敗而去遂謀內嗣子是為贈  
納言父之岩松弥八醉傷納言、創不能起榮安  
適入請事遇諸門執墜堽松平信孝手槍欲刺恐傷



榮安徘徊不敢擊榮安曰賊善走失之靡及子併擊  
我榮安竟特殺弥八榮安有過人之功二有矜夸之  
色忠俊曰是臣子之職耳人若處子之所亦為子之  
所為非難者子特以為功何也榮安不能應因是疾  
忠俊渡理之敗諸將咸走榮安見忠俊獨止防敵反  
走曰子勇過于我、与子釋憾助擊敵却之天文二  
十一年為駿攻省搯死是時子家政從公居駿府与  
尾平從如清洲家政持刀從郎中止之家政瞋目叱  
曰我持我君之刀子止之何尾君故聞其名目之笑  
曰子者參公之樊噲也家政自父之時預政為出羽

守卒子家次仕世子、、死奔館林死為出羽守慶  
長初家次子家政為先驅將選補親信遷親衛將以  
前驅將從攻阪明年從令神祖之軍寬永初為大衛  
將衛東宮封万石尋守封高取卒子家貞嗣嚴宗命  
造糶閣孫家敬室永中浚大和川

榮安少子忠安為僧居鳳來寺公知其有勇可用使  
還俗為土岐守甲破參于御方原追燒濱松忠安防  
之得全鳳來寺民反附甲忠安遣兵悉捕獲攻岩槻  
本多忠政被創幾獲忠安救之免小田原平食邑勝  
浦三成平增為五千石慶長十八年忠安子康勝守



伏見是時忠安已卒明年如尼崎遂攻阪封万石補  
大衛將康勝子康朝、子宮衛將忠朝、子内  
親信正朝皆為大衛將正朝及其子恒朝皆為大阪  
副留守信宗時恒朝坐事失矣

榭原忠政父曰攝津守忠直死于御方原忠政從公  
居宮崎還伐吉良義庠藤波畷有功取長沢先登公  
以忠政疾走敵号曰隼忠政蹠蹕喜異于人自稱弥  
平平平平兵衛一宮之戰疾鬪不止公呼忠政責曰  
有可死有不可死是豈可死之時耶如姊川提首歸  
報見左右無人遂畱居側忠政曰逢敵北者咸公愛

士也公大笑賜之甚厚渡諏訪川望見公舟呼之舟  
人不應忠政不知公在泳登舟斬舟人見公大駭親  
棹達岸從者言之公曰如彼無奈之何使人視之伐  
竹塞門毋何叙之是時与甲日戰忠政常趣攻擊長  
湫之戰躬親所斬首四級鼻十三還令侍世子為攝  
津守慶長五年病死

本多信俊善射還自大高盜賊元滿不能進信俊在  
前射莫不中賊驚不敢近及駿君圍信俊于一宮諸  
將咸曰不救便公曰取地不守莫若取我置守棄之  
若莫置我且我棄而不救雖諸將孰為我守邊直貫



駿陣操信俊而還定遠州信俊与戶田忠次守都築  
取氣賀日比姉川之戰斬首十三尾君曰參多壯士  
名曰信俊連已名信俊初名忠俊不詳誰子尾君死  
尾所置甲守川尻鎮吉大失人之和公遣信俊曰甲  
守去送之居共守莫使及難鎮吉意信俊掩之使醉  
殺之故武田氏士知鎮吉無援相命殺之信俊子信  
勝後為百砲將

阿倍定次定吉弟也從納言奔勢潛歸責參將吏從  
信定者引義辭氣忼慨聞之無不泣下參乃謀內納  
言奉之納言之歸定吉兄弟之力也定次有子前死

見大从保忠次子忠政善射悅之妻以女為養子忠  
政忠世從昆弟也忠政初從公如清洲既道歸參著  
軍功公歸參攻東條有一將厲衆前戰忠政射殺之  
大破東條親鸞從攻上曲勇士如渡邊守綱寬重忠  
等咸為所射傷不能戰親鸞從遂衰取二股令忠政  
隨忠世守二股忠政不欲屬忠世亡之勢州忠政子  
重真因之事蒲生氏郷攻九戶々々人以詐燒殺數  
百人而去重直追射殺其長慶長初公愍忠政老重  
真復善射召之少頃犯法以久居外年老親勿問次  
子曰正之自宮衛抽弓隊將為使者叔房州以監察



如肥後未行以行人從攻阪久之德祖謂正之曰寒甚創者恐不起我欲奉太上還京待來年卿如天滿視可城所令衆休息其中既造圖進之上喜之復遣正之曰臣弱不足定大事臣請得貴重臣拱行上不許曰太上甚善之言尚誰之遣凡正之之言必驗上曰惟子始從軍何以如此子實生知之明年如肥後刺得加藤美作茲謀書美作去年饑糧于阪侯不知至上復徵侯攻阪以後事付美作守隈本正之以為美作反然阪之事未可知誅之恐惑衆与久我蓬庵對曰以美作守隈屋我為侯守隈本奉大夫人更擇

可付政者蓬庵曰美作不可奈何曰我為子斬之美作聞正之、言如関屋後事發得罪正之居肥後一年還復為弓隊將肥後有耶蘇久太紀久左近自秀吉時前已三分椎葉山各有其一有村二十六口可二千捕鷹貢是時有彈正者殺久太併有山中上使侍中、臣問正之計正之條九事上且曰難險度上見群臣議咸不中旨遣正之及久保忠成求麻便宜後事求麻小恐不足用台延岡兵不足發豐後以南可發者正之兼行至求麻令山中曰使者至東民自十五至六十咸詣受辭彈正久不出使、趣之曰



不如令者伐之彈正乃從其黨三十人如求麻至則  
擒之役者次入皆縛擿之盡得黨惡主名其夜斬彈  
正等十九人人、持火入推葉險絕無路牽葛之根  
上山負大刀抱小刀四日至那須氏家其黨不意使  
者奄至咸追捕獲之斬百四十人婦人縊死者二十  
餘人立从太後為求麻之屬山中乃定正之歸報上  
復遣正之小田原視地立宮將老正之還具言不可  
上乃止又使易兩越之地正之有四子曰政繼正朝  
忠隆正義父子兄弟雖貴氣節善事明經師莫不稱  
之云

成瀨正賴関白二條良基後也有又太郎者事親氏  
又太郎玄孫國重死于安城其家譜所言如此或曰  
酒井廣親同母弟成瀨忠房後也云正賴因童子也  
清康見弑從公子廣者破尾伊田納納言正賴有力  
焉同鳥居忠廣死于御方原正義者正賴長子也次  
子正一去參如甲從諸角昌清拒越、人斬昌清持  
其首去正一追斬殺昌清者因此馳名甲越之間會  
參禁遣子弟事諸侯正義欲去恐甲人覺被誅亡之  
相從鴻臺之軍有功相人愛之放使還參、盡以其  
兄正義田宅与之為行人是時參甲日戰正一以知



甲事常從侍側將砲卒如長篠多射殺甲猛將攻高  
天神晝夜巡諸將所部警戒無有怠懈是時命正一  
舉可與從事者正一薦日下部宗好天正十年甲亡  
尾所置守為亂兵所殺公遣正一招降故甲士正一  
如武川曾與善死亡粗盡行令曰事參者與我會市  
川於是米倉忠繼折井信昌先至言公遣二子降武  
川六十餘人甲人聞之咸降正一宗好為奉行為之  
師至乙骨獲相謀二人相之事盡知之秀吉殘根來  
々々人奔參因其衆立正一及伴奈今成為百砲將  
小田原平使正一守鉢方與二千石慶長五年從圍

上田如伏見與松平定勝同視事別與宗好典畿內  
地屬司農者與宗好及板倉勝重米津清勝為伏見  
留守奉行十一年定勝為伏見留守正一罷歸江都  
正一子正成吉正、武正勝正則正成為駿府知政  
事兼尾相自有傳元和六年正一卒正勝嗣寬永中  
為百砲將吉正殺人匿于加阪之戰有功食萬二千  
石正武居江都為豐後守阪之戰兼將親邑二軍封  
侯給事于中寬永三年還自京師賜死小山長門嬖  
正武與之通禁之不可正武族人仕女于京正武以  
長門就之飲免冠而坐御史奏大不敬下吏賜二子



死正則為尾大夫  
渡邊弘綱左大臣源融後也母為參強族能堪戰範  
綱者從清康死于下地之戰弘綱於攻日近著名有  
二子曰守綱曰政綱拔長沢守綱斬其守小原鎮吉  
戰小境左手扶創右廻槍擊卻追者敵圍矢田清解  
馳斬一騎与拔還及酒井正親責親鷹徒渡邊氏宗  
族入勝蔓寺以叛既戰中矢而伏人咸以為死爭將  
斬其首守綱一手拔矢杖槍起衆視之驚走凡三攻  
上曲不克弘綱亦破射殺兄弟竟亡數年公還之甲  
君過御方原守綱切諫以為不可伐之果敗甲兵

將及政綱措弓而坐結鞬追者恐不追守綱与鳥居  
元忠開門擊破追騎定甲代稻垣長茂守天神川長  
湫之役守綱以行人將砲卒前軍敗勸公乘之有一  
將前戰其鋒不可當守綱走呼信輝敗其兵聞之卻  
走斬首不可勝算小田原平食松山五千石從如奧  
州与大夫保忠佐等議條治松島名古屋役加兵与  
我爭水守綱与服部正成出其後待戰之合欲罷其  
營加兵退乃罷守綱子忠綱以先隊將圍小田原封  
比企二千石公將伐會津宿石部夜半還去石部忠  
綱得一人擔輿而行守綱以百砲將如関原公將止



軍守綱白地卑右有岡可登公從之大捷慶長十五年封伊保万二千石屬尾曰侯不悅子還子後再從侯攻阪元和六年守綱卒子忠綱先死立次孫前為大衛將者山城守重綱子孫為尾卿立成竹之間初戰長篠政綱以職志從軍斬甲猛將真田信綱有二子一曰秀綱仕尾一曰直綱為紀卿若狹守封万石  
大衛晚年朝廷忌紀侯雄傑好士適聞尾侯病使請朝上許之至見附逢執政以尾侯瘳止不朝未及作報復使侍中徵入朝侯大恐不知所為直綱曰君何憂依侍中之書執政之責至依執政雖侍中無辭

上若以此試公必莫朝紀侯乃作書歸紀無有它事直綱賢子孫衰初忠綱長子勝綱代父封比企早死無後元和九年德祖宴于尾邸以比企与重綱、与之叔弟正綱使仕朝大衛時歷二衛將嚴宗初遷大衛將畱守給事中為大衛左副畱守封大井侯再傳至基綱基綱為大衛左副畱守居職二十八年卒子登綱立正綱弟綱貞歷新衛將江都令大隅守為侍御史用賂家富珍美滿前然恠蓄幼子在側不使食坐典越後事不直流于八丈三子皆流遠方後赦還長子直綱、前為親信安藝守



土岐定政父曰兵部大夫定明世有濃州定明為其  
將齋藤道三所弑定政後母匿其舅菅沼定祐家号  
為菅沼氏子永祿七年定祐以定政屬公以本為名  
冢与邑為山城守壯勇有軍功御方原已敗大父保  
忠勝傷足不能行定政抱上之馬免公益壯之賜良  
右長光刀甲兵至小天龍遣本多忠勝視之又不反  
遣定政往邀忠勝逢甲兵戰未決定政直馳甲陣觸  
之便仆左右貫陣出与忠勝共歸公既定甲封定政  
切石万石公出長湫池田信輝率銳士與公相當定  
政時典旌旗疾戰摧其鋒信輝敗死召定政曰旌旗

以為進退今日之事微子殆危屬以騎三十公在小  
幡軍吏恐秀吉夜嚴定政曰我往見耳獨騎出入敵  
中敵怪不敢擊還白公歸小牧詰且必来、無能當  
公復令定政遣謀者還虜白馬騎及謀者遂与渡辺  
守綱守黑田秀吉棄小牧攻黑田以水注之不拔小  
田原平從食邑相馬復本氏卒子曰山城守定義甲  
寅以大衛將從攻阪元和三年封高槻二万石与材  
建城不久卒子頼行幼上從松平家信為高槻侯歸  
頼行相馬長能使槍封上山二万五千石嚴宗時乞  
骸骨長子頼長病立次子新衛將頼殷憲宗初為奉



朝請補奏者除大阪留守納上山宮食邑河攝之間  
益万石十餘年入見上進從四位下班比京兆尹文  
宗時去官老上以其子賴稔為田中侯德宗八年為  
奏者兼祠曹遷大阪留守進從四位下復納田中宮  
有惠政歲歛無饑者父之轉京兆尹侍從公鄉憚其  
為人無敢于以言寬保二年歸江都省母病母死畢  
喪為知政事封沼田賴稔好學有孝行居官著稱為  
知政事三年卒子賴熙字君績立

米津清勝妻竹腰正信之姨而神祖乳母子也以故  
親寵超人其妻曾有所夢與神祖所夢同事蓋阪衰

參盛之兆當時甚秘之清勝父勝政事清康兄政信  
為職志死于御方原之戰內大臣藤伊周後也云公  
將伐會津問清勝世謂我何答曰世謂公無遠見曰  
何曰夫諸侯多不善公者雖路人咸知其必有事馬  
蹄之間方伐會津以為使所親善諸侯守伏見叔奉  
行質子知後有難而不之備何也臣以為然公默然  
已誅三成以清勝為伏見留守迺令死甲寅清勝  
故吏有罪辭連清勝子賴勝誅死無後政信子田政  
文祿中為大衛校尉東宮行人慶長九年為江都令  
子田盛歷三衛將為大阪右副留守封侯憲宗時卒



子政盛奏者祠曹孫政矩邑父岐卒于大阪戊所政  
矩弟親信政容代立自大衛將迂大阪左副留守卒  
子政丘自大衛將復左副留守于阪其母大憂日而  
父与世父咸死于阪而往必不復而必勿往奪爵土  
我無悔政丘乃稱病不行

村越直吉不知所以從弱為行人使于四方伊奈今  
成伊奈人兵庫頭政道子也為百砲將使召景勝不  
至公怒伐景勝至小山會石田三成反祭兵遣今成  
岩手沢罷兵自備政宗佯許今成公歸江都使諸侯  
軍于清洲父之直吉至清洲監軍直政忠勝問所以

為使与所以不出直吉曰公以為諸侯号为伐三成  
而見三成之黨驅于尾濃之郊而不之伐疑其有私  
以故不出所以為使是已二子曰否諸侯在清洲者  
咸欲噬三成之肉待公至甘心焉若聞若言怒公疑  
已不若勿言已見諸侯直吉意使已非望老成制變  
非使以此告二子徒以少年銳氣責諸侯不貸也悉  
告公之言二子失色父之正則曰初公命臣等召從  
三成者臣等乃遣說客遊士其間而忘戰之事臣等  
請破岐阜驢子直吉曰使事畢當歸不関公之事止  
之不可大望曰子亦太強子若聽我從今後我不負



子之言直吉廼止視戟公既破三成令今成塞逢阪  
正則使者過關不下馬關吏呵正則軍素驕不宜下  
馬吏執撻之使者歸報曰臣所以不死者以廢使也  
今事訖願復行死關下正則曰止矣子死必以今成  
首祭子函使者首遺今成、、斬鞭使者、六人与  
正則、、不受曰使者雖卑不比奴虜且得一士足  
矣多殺何為直政見上曰天下之事未可知也正則  
去諸侯生疑且正則上三井寺無可攻之上不憚曰  
奴輩輕辱諸侯之士其長有罪正則此時懼直吉至  
令舍人中涓曰有敢通村子謁者死直吉聞正則欲

害今成見欲釋之至門莫為通直吉大怒罵曰反覆  
子為汝所賣絕勿相見今成聞公之言自到死直政  
持首詣正則會其將從軍望見直政曰公不義我、  
復不能事公見今成首乃止直政後語人曰功已報  
矣罪未治矣夫人不能無過藝侯之身不其難矣哉  
直吉子吉勝太宗時御史司農江都令  
石谷貞清王父曰西鄉正清居石谷事駿、衰附參  
、世子母服部氏号曰西鄉夫人政清以嫌改今姓  
云貞清弱補大衛甲寅所屬將菅治定義不從軍貞  
清以為阪平無竟展其力因定義請不許以為功過



相補而得名後世潛從至伏見德祖乃召見賜三十  
金使居左右竟為中臣自字都宮夜還唯貞清及中  
臣數人挾輿步行太宗時尤愛狎每從獵与少共從  
官角趨射遲疾為娛上嘗遊麻布有奴跨馬而過者  
上命斬之奴多力業角抵貞清援而墜馬強不可制  
相持久不決上臂鷹立顧笑曰貞清不念奴之強果  
見困少時縛奴至上命放之賜貞清金帛曰不成我  
過也用為先驅將迂御史典鑄錢耶蘓乱以御史從  
板倉重昌如原以為其女婿也貞清不為當路所容  
功多不見錄而上欲見其軍容進旗幟甲冑惟幕見

之內城燒貞清部全北門除砲隊將遷江都令左近  
將監捕反者九橋成純別木庄左誅之成純習武藝  
力強貞清恐傷衆使市肆陽為火起謹呼闔戶便擒  
貞清為政寬猛得中常曰文武不可偏廢善知忠臣  
義士之立身顯名徃古之事於廳壁書官及內貨來  
玩物喪志二語庶而自守所知貧者振之薦使仕諸  
侯有異味与人共食不与妻子有訟者立決不使久  
立于庭子長門守武清守父之教無所儲不憂官至  
皇宮衛尉

西尾吉次濃州人也初居尾君帳下明智之難走告



參公、欲伐明智吉次以為不可克諫之後歸參  
為隱岐守小田原平食奈化川五千石与本多正信  
策三成事慶長四年封万石典中嶋之粟明年從至  
小山上既誅三成如大津拜吉次為奏者十年後如  
京師正列國之賦与寺社之田十一年、七十七卒  
先是養酒井重忠次子忠永為嗣父之生子曰利氏  
吉次卒宮衛將忠永代為侯分利氏邑二千石甲寅  
元和州禁暴掠乙卯從攻阪從侯土浦卒子忠照立  
分五千石与弟主水正忠知、後為官受俸歸邑  
于忠照時人以為賢与水戸義公知政事重矩石谷

市右鈴木伊兵号为五聖忠照為光陵防火使一年  
移封田中卒子忠成移為小諸侯憲宗初命檢正高  
田之田移封横烘文宗時致仕子忠直立享保末為  
奏者兼祠曹三年遷參政延享二年為知政事代厩  
橋侯輔東宮益邑拜侍從母何東宮立是為信宗居  
政府三年復為德宗相

屋代勝永甲將也參公入甲州勝永守駿由間道逃  
歸甲君、曰敗亡之虜不可威敵逐之亡匿更級  
山中迨川尻死適居上叔景勝軍中与高阪源五謀  
齧景勝、覺殺源五不知勝永与謀遣守海津勝



永恐事發被誅為之海津長驅南奔詣參公居帳下  
賜食邑更級伐會津賜勝永書趣北方諸侯加越兵  
未行以弓隊將從如關原甲寅率先隊卒加阪与安  
藤正次伊藤政世為使者監羽州兵見守柵兵寡身  
親攻之有功明年居麾下趣戰後為駿卿越中守賜  
名忠照守小諸城駿侯被遷坐奪邑毋何封勝山侯  
卒子忠政前斬矢野正倫于鳴野及得二級於是嗣  
為越中守自砲隊將遷百砲將嚴宗時卒子忠興立  
忠興以後弟忠至為後列奉朝請移封北條為大衛  
將文宗初以邑不治奪侯食俸三千石誅宰二人

柳生宗賴本中坊氏和州柳生人也父曰但馬守宗  
嚴學刀上泉伊勢号曰新蔭氏之法宗嚴以邑属松  
永久秀引尾兵入和州宗賴自幼學刀於父自以為  
莫已若者周徧天下無能与敵文祿中至江戶為麾  
下士宗賴故所友善嶋勝猛為三成將宗賴居伏見  
聞三成將作難造与共語見其意勝猛不知三成實  
如此對曰今豈有松永明智之事哉是時賜宗嚴書  
從宗賴伐三成德祖太宗咸學之刀太宗尤善其術  
以杖擊墜飛鳥親寵之躬至其宅增都城為奉行除  
侍衛史封柳生侯卒贈侍從宗賴三世為師賜與累



千万至死盡封還官亦不請後宗賴有愛猿人或造  
宗賴求試劍使之刺猿卻為所擊其人掩面去後數  
年復來前猿尚在見其人驚走宗賴笑而曰伎進矣  
可教傳之其術天下因是益稱焉耶蘓起使板倉重  
昌誅之宗賴追之不及還言上曰以神祖之明与信  
長之勇若于親鸞徒以法眩衆固未易服也重昌無  
將材位卑邑小其威不足使人必將擇宗室宰臣遣  
之重昌業已為將不肯俛首受制于人為重昌計不  
死何為臣願為使者追重昌上不懌重昌果死宗賴  
知天下大勢以術明禪以禪明政迨其死上曰我以

宗賴教粗知大体其事……今將孰問賜其子宗冬  
八千石為嚴宗師及教甲族館林侯封万石卒長子  
宗春先死有子二人請其父曰精于伎者宜嗣二子  
未得其妙願立我弟為嗣弟曰宗在為外親信父死  
代立宗在卒立兄子俊方給事于中二年免習熟其  
伎俊方以來以異姓為後今侯俊峯者真田信弘子  
也

小野忠明本神子上氏勢州人也適上総事万喜少  
弼有善刀者伊藤景久教忠明將盡傳其雅所秘前  
弟子善鬼嫉而求鬪景久許之遂鬪擊殺善鬼盡受



其教景父曰我教人多矣今得其人盡傳其秘當不  
復置意于人間去不知所終或曰忠明以為天下唯  
景父勝已候其寢賊之云忠明適江戶有使者捕賊  
、持兵莫敢先入忠明過而見之直入斷二手顧使  
者曰君當斷頭使者乃以其狀聞得居帳下教世子  
其伎上田之戰與人爭功不直乙卯言某甲乙丙怯  
懦避敵土井利勝卻之曰太上戒臣等以為失于嚴  
且既往之事也某甲聞之大怒詣吏辨之忠明不能  
對坐閑門數月唯乙不直被黜忠明以長子忠也為  
師後以次子忠常為小野氏咸善其術太宗召忠常

受其教之不異士庶以故賜與絕不及而悅柳生  
宗賴遜順會忠常微行歐舞劍道中者有司言忠常  
身居師位微行与市人較術大不敬奪邑徙上総父  
之殺、人盜上見吏狀有忠常名惻然憫焉赦還之  
待如故忠常將入謝有以機轉石者高八九尺塞路  
忠常跳而起之時上觀假山忠常意欲超之自知失  
常趨出後是杜門不出子忠於亦以伎名于一世  
史臣曰漢文帝謂李廣曰子若事高帝万户侯不足  
道耳雖有鎡基不如乘時生不逢時湮滅不稱者有  
矣植村神原等諸子曰不遇其時不可也曰遇其時







